

續
後
漢
書
一
四





書 漢 後 續

(四十)

撰 經 郝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下上

列傳第六十三下上

文藝

魏

王粲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吳質

邯鄲淳
桓威

繁欽
薛夏

荀緯
應璩

王象

劉廙

繆該

蘇林
杜曄

衛覬

李康

謹案王粲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初曹丕及弟植皆好文學與粲及孔融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相友善丕植咸有逸才奇氣往往鞍馬間橫槊賦詩至於飲至策勳讌崇臺泛清池看花佇月粲等更酬迭和適章雅詠警動一世號稱建安七子二漢質文於是一變儒學盡爲詩文矣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辭采傑贍大將軍何進辟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虞原注屯卦六三爻辭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霆發電

斷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果敗。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作書檄曹操。紹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其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而勿責也。乃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也。每作書檄。成草上操。操先苦頭風。一日疾發。臥讀琳作。翕然而起曰。此能愈我病也。數加賞賜。後徙爲門下督。建安二十一年。操大舉伐孫權。使琳移檄喻權。操歎其文辭之美。二十二年。琳卒。操甚惜之。

議曰。陳琳之書檄。宏麗高壯。頓挫激切。足以聳動天下。建安以來所未有也。夫文動於中。而形於言。使讀之者亦動於中。而感夫言。則可以爲文矣。故歌詠之文。必使之歡忻動蕩。而手舞足蹈。戒諭之文。必使之擊踣曲拳。服膺而感刻。弔祭之文。必使之歎歔流涕。而不能自己。檄告之文。必使之扼腕振奮。羣起而怒冠。歌詠而不能悅人。戒諭而不能服人。哀輓而不能哭人。檄告而不能怒人。則不足以爲文矣。若琳之作。所謂雷厲風蜚者也。得體制矣。然而琳初事袁紹。而爲紹檄曹操。及爲操禽。而復爲操檄孫權。君讎共主。堯桀共吠。方之袁渙之拒呂布。則其節不足稱也。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也。少受學於蔡邕。著作奇敏。邕稱其能。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爲。屈。曹操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敦促。逃入山以避之。操命焚山。乃出。以爲司空軍謀祭酒。與陳琳管記室。使

瑀作書諭昭烈及孫權。及征馬超。使瑀作書諭韓遂。馬上具草呈操。操摩筆欲爲更定。而竟不能。徙爲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原注。文士傳。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遂撫琴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荷敗。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裴松之曰。案魚氏典略。學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避役。不爲曹洪風。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爾。而張隲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辭。稱大魏應期運。逾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世期謂鼓琴詩曲等爲妄。以瑀之高。或不爲此。不爲世屈。又其不仕操。逃山之事。則有之。始焉不屈。既乃投杖。前倨後恭。於事不類。

應瑒。漢司空掾珣之子也。瑒有才學。且出于父祖。珠玉之淵。故尤知名於時。謹案。應瑒傳不載事實。似非全文。魏志兩見王粲傳云。汝南應

瑒。字德璉。後云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後漢書應奉傳注亦據魏志云。瑒字德璉。瑒弟璠。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又云。珣子瑒。曹操辟爲丞相掾。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父梁字曼山。謹案。陳志云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稱。終野王令。楨思政高邁。敏於詞章。曹

操辟爲丞相掾屬。後爲五官將。丕文學。丕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工死。欲借以爲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

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

之珠。燭衆士之好。原注。淮南子。隋侯之珠。高誘注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珠以報。因曰隋侯珠。南垠之金。登竊窀之首。原注。詩泮水

鄭玄箋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臧貂之尾。綴侍臣之幘。原注。後漢書。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

冠。趙惠近臣。以其君 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污泥之中。而光揚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

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尙可納也。楨辭旨巧捷類如此。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丕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而楨獨平視。曹操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刑竟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建安七子。今自王粲至楨五人者。傳於此。孔融入死國傳。徐幹入高士傳。曹丕作典論。論七子之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原注。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縱火放兵。聞之可爲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尙宗室子孫。故嘗更職。

何忍行此。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

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

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原注。李善曰。言齊俗

文體舒緩。

然非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

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

持論。理不勝辭。原注。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入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至乎難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常人貴

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覺。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秦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

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數。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也。原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于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原注。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結締。誠彼時文辯之體也。
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有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臆。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驚。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藥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議曰。曹氏父子兄弟傑出一時。而陳思王植爲之冠。丕乃不數思王。以孔融稱首。融以英偉蓋世之氣。欲指揮劉玄德撥亂世反之正。豈區區於文字之間者耶。嫉賢弟而不與援豪傑以爲論。皆其私也。其謂文章以氣爲主。孔融氣體高妙。徐幹時有齊氣。文章有大體。無定體。氣盛則格高。格高則語妙。以氣爲主。則至論也。嗚呼。不言論固至矣。然非帝王之學也。唐虞稽古。始皆傳心。禹湯受命。亦惟立德。至高宗傳說始言學。謂數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故帝王之學。罔不在德。以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格物以窮理。修道以立教。躬行以邁化。尙德以厚俗。致敬以閑邪。執中以馭變。畏慎以奉天。警省以謹微。自彊以建極。公溥以庇物。寬裕以畜衆。剛斷以申令。明察以照姦。慈惠以子民。恭儉以足用。左師右傅。前諫後弼。論思講肄。不過夫是。凡詩書所載。文武成康之學。今皆可按。未始爲文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戰國之末。屈宋始爲文章。漢興。孝武雖有歌詩。然亦未以爲學也。至於宣、元、成、哀。皆務經術。以儒臣爲輔相。講論經理。潤色皇業。雖新莽之僞。亦誦六藝。究王制。逮乎世祖。以諸生復漢。明、章皆北面受業。三公九卿。無非經明行修之人。顧未及於二帝三王之學。亦是有用。非虛文也。至丕篡代。專以文章爲務。一時學士大夫公卿大臣。專門名家。流風波蕩。不復可遏。至宋、齊、梁、陳。如簡文、元帝、長城公輩。原注。簡文。元帝皆梁武帝子。隋平陳。封陳叔寶爲長城公。益爲浮豔。君臣宣淫。自謂風流天子。卒債社沈宗。浸淫及於隋唐。明智之君。皆喜辭章。遂以篇題取士。舉世事虛文。而爲文人不復知二漢之經術。況唐虞之學乎。皆操丕父子建安諸人啓之也。丕卒而諡之曰文。而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周文、漢文。並謂之文。嗚呼。果何文邪。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也。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丕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丕之爲太子。質有力焉。及劉楨失敬被譴。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植與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淩波於前。簫管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原注。植譚新論。

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

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

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原注。王逸曰。若木在崑崙。天

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

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有

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

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翟迴車之縣。原注。漢書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想足

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

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原注。戰國策趙趙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史記楚有叔孫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民也。願足下勉

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質答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

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梁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旅旋之初。伏念五

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原注。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

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牴。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

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實擬王公。馳名天下。典富猗氏。故曰猗頓。

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

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

原注：戰國策孟嘗君就國於薛。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爾。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

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屢

姑反國統萬民。馮諼謂孟嘗君曰：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原注：史記：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惜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

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

西施出帷，嫫母侍側。原注：越絕書：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

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于華屋，靈鼓動於坐右，耳嘈嘈於無聞，情

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原注：尚書大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

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暴雨，意者中

國有聖人乎？有則盡往朝之。周公乃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

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原注：左氏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以卒君脫，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鵲之賁賁，子西賦黍苗，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之四章。子產賦鵲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贇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聞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

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原注。淮南子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援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以肆其伎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轉元城令。魏郡大疫。諸賢淪喪。太子不傷之。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譏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拭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爾。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原注。絕絃事。見前注。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

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光武言年已三十。

謹案。後漢書隗囂傳云。年垂四十。文選作年三十餘。此作年已三十。蓋沿裴注之誤。

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質答箋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哀愛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鄰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所任也。昔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于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爾。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

原注徒

結切

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曹操西征。太子丕在孟津小

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

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

原注。藝經。棊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

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棊先補角。世說。彈棊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棊子也。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驚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

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

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

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

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卽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

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候。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餅磐壘恥。能無懷愧。路不

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以宗親並受爵封。並爲列將。而質故爲長

史。不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及丕篡代。徵質至雒陽。拜振威將軍。北中郎將。封列侯。假節都督河北

諸軍事。治信都。黃初二年。召質入朝。丕與質及曹休歡燕。命郭后出見質。丕曰。卿諦視之。其親愛如此。五

年質復入朝。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供具。酒酣。質復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肥而中領軍

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

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自宜爲瘦。真愈悲。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屠机上肉爾。吾吞爾不嘔喉。咀爾不搖牙。何恃而敢爾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爾。乃至此乎。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忿悲。拔劍斫地。遂皆罷去。其恃勢驕豪如此。原注。實別傳。

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躊躇。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以中見棄。棄我歸黃壤。覺覺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惆悵。庶幾

烈文。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尙書事。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

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處重任而不視事。非國相之才。叡深納之。其年夏。質卒。始質爲單家遨

遊貴戚間。不爲鄉里所重。雖出官本國。猶不齒士列。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

我欲溺鄉里爾。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爲溺贊也。及卒。有司以質怙威肆行。諡曰醜侯。質子應仍上

書論枉。正元中。乃改諡威侯。自質及潁川邯鄲淳。繁欽。原注。繁音婆。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王

象。下邳桓威。天水薛夏等。皆有文采。而不在七子之列。應瑒弟璩。璩子貞。阮瑀子籍。譙郡嵇康。咸以文章

顯。儀。廙。修。籍。康。皆自有傳。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

客荊州。操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丕博延英賢。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

會臨淄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具酒炙。論文談兵。及當世之務。縱橫無窮。淳出歎植之才。謂爲天人。

原注。魏略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石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

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誦今古文章賦諫。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及於時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府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數植之才。謂之天人。於時世子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不頗不悅。及篡代。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

言奏之。不以爲工。賜帛千匹。尋卒。繁欽字休伯。潁川人。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間。欽長於書記。又善

詩賦。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原注。文帝東序。上西征。全守職。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諸同音。欽賤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

罪。近歷奉賤。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技。時都尉薛訪車之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與笛同音。自上早見。果如其言。即日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笛

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衆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音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尙之以一曲。巧規章。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儼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

。雖以怨慕。厥北狄之選征。奏胡馬之長嘶。淒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然殫涕。悲懷慷慨。自左驢史姑審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

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歡。冀事演訖。旋侍光塵。寓目庭階。與聽斯調。喜宴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案目錄此下有荀綽傳。今闕。王象字義伯。少爲同郡楊

俊所知拔。及長有才學志節。建安中與荀綽等俱爲太子丕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

中。惟象才最高。丕旣篡代。拜散騎侍郎。遷常侍。封列侯。受詔譔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自延康元年始譔集

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八百餘萬言。象旣性氣和厚。又文彩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丕如宛。詔百官

不得干預郡縣。及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丕大怒曰。吾爲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尙書漢

明帝殺二千石幾人。象見詔文。知俊不免。乃當丕前叩頭流血被面。請俊減死一等。丕不答。欲入禁中。象

引丕衣。不顧謂象曰。朕知楊俊與卿本末。爾今聽卿是無朕也。卿寧無俊也無朕邪。象見丕言切。縮手。丕

遂入決俊法然後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桓威傳今闕

薛夏字宜聲博學多才善屬文天水

故有姜閭任趙四姓雄望郡中而夏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逸去東詣雒陽曹操宿聞其名

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操在冀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

之爾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曹丕嘉其才黃初中遷祕書丞丕每與夏推論書傳不斥其名謂

之薛君夏甚貧丕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丕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

丕引入坐定顧夏言之於休曰此祕書丞天水薛宜聲也宜共談論其見遇如此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

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爾謂夏爲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

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及卒敕其子無還天水

謹案大典續後漢散條有薛夏傳而目錄無之此

書吳質傳後列薛夏於王象桓威下今從之

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歷丕叡世爲散騎常侍曹芳立稍遷侍中大

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

平四年卒贈衛尉子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有盛名貞嘗與玄坐作詩玄嘉玩之舉

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及篡代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

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東海王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

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議曰。嘗讀曹丕與季重書。未嘗不擊節稱歎。辭氣瑰偉。卓犖飄忽。撼搖天壤。對客口授。神采敏捷。短章之奇也。季重黽勉奉答。輦魚目以償夜光。動爲羞澀。筆力氣格之相懸。有如是者。然而丕植累貽書論。一時文士及文章利病。有敬畏之意。則季重雖不在七子之列。必有過人之度焉。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廙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首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原注。劉向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鳴犢。晉有鑿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

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書召懷犢。鑿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懷犢鑿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及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爵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生。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遠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案。寶鳴犢。孔叢子作鳴犢。寶犢。戰國策作鳴犢。鑿犢。史記。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

配作寶鳴犢。舜華。或又作鳴犢。寶犢。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蠡遷化於外。原注。柳下惠事見前注。史記。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

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

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爲富好行其德者也。遷化。遷還有無化居也。

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道中爲牋謝表曰。考菊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殞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旣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